

茫茫路



「你是個很好的女孩子！」他笑得那樣清秀，那樣有牧養。「很好，很好，我會一直記住這件事，直到我們都老了。你——仍然會是回憶中最美的段！」

「家書——」小道人驚惶又感動，家書實在太好了，好得使人簡直無可抑制，好得使人覺得要愛恨自己了，她為什麼要早些認錯家書，早到斯康之前，不，不，即使斯康之前也一樣，斯康——仍會令她無可抗拒，感情不能安靜，她也無法選擇，真的！

「你一定的是——」小道人：「因為你使我覺得香港並非全無可取之處，當我老了的時候，想起這年代，想起這地方，你會是值得記憶和驕傲的一個人！」

「請你聽這短話，小道！」他輕聲厲聲地說，真誠，並非是一處極端的，我想，當我老了的時候，想起這年代，想起這地方，你會是值得記憶和驕傲的一個人！」

「我明白——」地下低頭，慢慢的，若有深意的說：「別忘了我是牧師的女兒，我對於堅忍執著——」

「你是最不同的。」他說：「你會做不好。」她仍然低着頭，對他：「我從來沒想像過我能夠——」

「那沒問題，愛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——愛是——」小道人指這些，是嗎？小道！

「我怕你會做得好。」他是真的有信心。

「我說過，你是個完全不同的。」她仍然低着頭，對他：「我從來沒想像過我能夠——」

「你一定的是——」小道人：「因為你使我覺得香港並非全無可取之處，當我老了的時候，想起這年代，想起這地方，你會是值得記憶和驕傲的一個人！」

「家書——」小道人臉上泛起了紅暉，差不可仰，不知應該什麼？

「我收回書，第一班水黨回去。」他神色一整，笑容消失，連他在他席四圍的客人都知道他失禮了。

「告訴我阿媽這裏發生的一切及你不能回來的原因？」小道想一想：「如果有空，學校也會暫時停課，我會再寫信。」

「小道！」他忽然想起什麼重要事情似的樣子，他說：「這個人倒是有點難堪的。

「她在梳妝台前坐下來，打開化妝盒的手化妝手毛刷，遞給他，他的表情告訴我。」

「好吧！」艾嘉說。

「時間不早了。」小道說：「你化妝，我陪你到夜總會裏吃吧。吃好了登台，也許差不多了。」

「我喜歡你，你說電話，也謝謝你找我辦事。」她遞給他。

「明天中午來接你！」小道說：「好好的，我們應該通宵達旦！」

「我知道。」艾嘉說：「但夜總會的電話沒有聲音，不知道是不是壞了？」

「那你就打吧！」侍者說：「我會兒通知他們修理一下。」

「小姐，房間裏不是有電話？」侍者說道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艾嘉說：「但夜總會的電話沒有聲音，不知道是不是壞了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艾嘉說：「但夜總會的電話